



回忆孙步坦县长(下)

■孙明海 文 刘玄武 整理

一丝不苟要求严

他从来不收人家东西。当时胡集公社(现东胡集镇)老书记王某某找到他,原来是王的一个孙女,南京医科大学毕业(那时候大学毕业生都是包分配的),家里有安排到淮阴一院当高护的想法,孙县长很高兴,说:“我把这告诉晓阳(孙晓阳,孙步坦小儿子,时任市一院院长),叫你孙女好好干。”王又说:“我带一箱酒给你。”孙县长当时就翻脸说:“我要你什么酒。”还是我在旁边带弯子说:“酒不是没拿来嘛,我带几个山芋过来给你尝尝。”孙县长这才意识到语气有点重了,缓和地说:“山芋可以拿来。”孙老后来究竟跟小儿子怎么说的,事情又是怎么办的,我就知道了。还

有一次,县政府总务股派人拖一车拆房子拆下来的柴把送给他家烧火,他碰到后问人家:“你们拖柴把过来干什么?”来人说:“这是送给你家烧的。”他顿时大怒,用手一指说:“你们有多远滚多远,是我县长买不起吗?怎么不送给小干部家烧锅的?”县经委几个干部在现场拍手叫好。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不一一列举。

他对儿女要求非常严格。他的三子一女都是高干,大儿子孙谦,原某报社总编室副主任、主任编辑,之后任香港凤凰卫视副总裁兼凤凰周刊社长、总编辑等职。二儿子孙鲁曾任淮安市商业局局长,后来调任省国投办副总经理。小儿子孙晓阳,博士生导师,曾任淮安一院院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在一院时受到全体干部职工的一致好评。小女儿孙亚芳50岁时已是解放军某部高级专业技术干部、大校军衔。淮安市委原书记姚晓东问孙老:“你是怎么把子女都培养成高干的?”孙老半开玩笑地说:“全是被我打的!”

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也非常严格。有一年,我到县农业局找熟人开了一吨半化肥,当时化肥等物资都是计划供应的,十分紧俏,不开后门是不容易买到的。这事不知怎么的就被孙县长知道了,他亲自去

县农业局调查。原来县农业局共开了三吨化肥出去,其中有一半是开给我的。孙县长当时劈头盖脸给我一顿熊,要我以后不许这样做,要不然就不要在他身边工作,语气非常严厉。从此以后,我处处以他为榜样。1987年4月,我因“安全驾驶百万公里无事故”被淮阴市人民政府记为一等功,《扬子晚报》《江苏工人报》、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刊播了我的先进事迹。为此,孙老特地给我写了一首诗,全诗已经记不起来了,其中有赞语为“认级虽非投笔吏,评功未必逊簪缨”,说我是光荣、伟大、平凡的县人物里面的大人物。在台湾的涟水人王舒难依孙县长韵赠诗道:“任职虽非高级职,评功亦可比簪缨。”

王舒难和孙县长吟诗作对,棋逢对手,他感慨中国大陆竟然还有像孙步坦这样能文能武的县长。实际上他哪里知道,中国大陆像这样的干部并不少。原深圳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沈主义曾到过他家,见他家一贫如洗,连一个大衣橱都没有,十分钦佩地对他说:“你真正是宋朝的米南官、清朝的刘罗锅、当代的焦裕禄。”

知错必改勇气大

有一次开三级干部大会,他号

召选稻种要选良种,并举例说:“这就跟我们征兵一样,秃子、麻子全给他干掉。”散会后他问我讲得怎么样,我一盆凉水泼过去说:“你开会不加考虑瞎讲。”他问我瞎讲什么,我说“选稻种能跟征兵一样吗?全县大队书记里有多少秃子、麻子?二十几个公社书记就有一个秃子、一个麻子,你在会上一讲,多少人往秃子、麻子身上望,你这叫侮辱人格。”他一拍脑门说:“哦,对对对,我明天就给人家赔礼道歉去!”

另有一次,我们在红星公社吃中饭,公社书记吴学高向他汇报说有一个小队搞大包干,他桌子一拍说,宁可要饭也不许搞大包干。午饭后,他和县委副书记罗绪业、县委办主任汤锦荣等人开会研究农业上什么事情,我有点犯困,没参加会议,找个地方午休去了。我在午休的床上看到一张报纸,记不清是什么报了,内容记得,大致是国家农委、农业部组织十七个调查组,肯定大包干是生产责任制一种形式,其收成除了上交国家,留足集体,剩下的就是自己的,这就叫“统—分配”,可以大大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立刻没有了睡意,认真阅读报纸上的内容。他们开过会上车,孙县长问我为什么不

参加会议,我说:“你开什么烂会?光知道搞生产,也不知道看报纸,你看看这张报纸。”他看过以后交给罗绪业说:“老罗啊,大包干肯定捂不住,我们到全县第一个搞大包干的生产队去调查调查。”

调查时他问得很仔细,对群众代表说:“我也承认大包干好,有包干的有没包干的,布局不统一怎么办?”有群众代表说:“孙县长你放心,如果我们三家种绿肥,他一家中间种麦子,我们放水淹绿肥,他家麦子不被我们淹掉了吗?这些问题我们在没种之前就统一好了。”他又问第二个问题:“五保户怎么办?”群众代表说:“我们一个生产队一个五保户养不起吗?一个五保户我们准备筹一千斤粮食供他吃。”孙县长笑起来,眉头舒展地问了第三个问题:“老百姓不上河工怎么办?”群众代表说:“我们共产党不如隋炀帝、不如秦始皇吗?隋炀帝大运河照开,秦始皇万里长城也没少筑嘛!”他点点头,又问第四个问题:“老百姓不交公粮怎么办?”群众代表说:“不交公粮,公社(乡里)自然想办法协调。”群众代表的这四个解答,立刻就解放了孙县长的思想。他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号召:“包包包,放放放,高举个人养猪大旗,奋勇前进……

凡是赞成大包干的生产队长全都是好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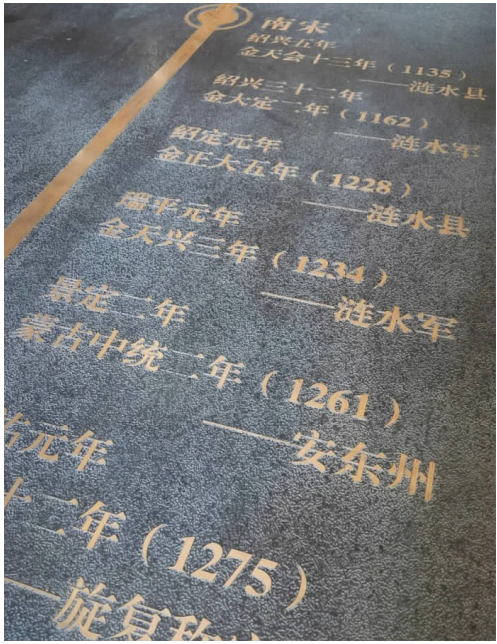
孙步坦任县长时,涟水成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全县人民为了纪念他,在五岛湖公园内建了“丰乐亭”。孙县长离开涟水时在五岛湖公园门口留下一副对联,原联记不清了,经原城建局局长成兆斌同志回忆,其内容为:“一湖开宝镜,映照千秋妍丑;五岛浮天权,均衡万古重轻。”大意是一湖水好比一个镜子,可以照出历代县官的丑俊,五个岛好比五个秤砣,可以衡量历代县官的轻重。

孙老时时牵挂的涟水老百姓就吃上了大米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许多农民都住上了楼房,购置了轿车,绝大多数老人都配有手机。如今的涟水,在一届又一届县委的接续奋斗中,已成功创成全国百强县。和我同时县官的老人们时常感慨时代的变迁,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感谢共产党!感谢孙县长!”我习惯去五岛湖公园中的丰乐亭看看,不时地想起孙老在涟水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我要真心地说一声:“百岁孙老,一路走好!”



涟水县名变迁:承载两千余年历史的涟水之路

■尤 晨



在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几条耳熟能详的道路——安东路、淮浦路、襄贡路,不仅是涟水城市的主干道,更是这座城市深厚人文底蕴

的象征。近日,记者探访了涟水博物馆,馆长汪大鹏为我们揭开了涟水地名变迁的秘密。

追溯涟水之源。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这里首次设县,名为淮浦县。王莽执政时期,淮浦县更名为淮敬县,存在了十余年后,东汉时期淮浦县之名得以恢复。南朝齐建武二年(公元495年),淮浦县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这与频繁的自然灾害、朝代更迭及人口迁徙紧密相关。

襄贡县的兴起。淮浦县撤销后,襄贡县取而代之,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襄贡县迁至淮浦旧址,并从中分出一部分土地。经过十五年的变迁,襄贡县逐渐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新县名。

涟水县的由来。隋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襄贡县正式更名为涟

水县。这一更名既反映了统治者对地名变更的传统偏好,也有实际考量——选择境内流经硕项湖汇入淮河的大河——涟水(涟河)作为县名,不仅更能体现当地自然地理特征,同时避免与其他同名地名混淆。

唐宋时期的辉煌。唐宋时期是涟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唐武德四年(621年),新设立涟洲管辖涟水和金城两县;贞观元年(627年),涟洲撤销,涟水县名恢复。宋代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涟水升格为涟水军,但在熙宁五年(1072年)又被撤销,恢复为县。元祐二年(1087年),涟水军的地位再次得到恢复。

安东州的诞生。南宋时期,涟水成为宋金争夺的战略要地,政权多次更迭。景定三年(1262年),涟水军更名为安东州,寓意安定东方。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年),安东州曾一度改称涟州,不久后恢复安东州之名。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安东州降级为安东县,此后在明清两代一直沿用此名。

涟水县的现代变迁。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为了避免与奉天省的安东县混淆,涟水县的名字得以恢复。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同年10月成立了河东办事处,管理原涟水县盐河以东的四区、六区和七区。1941年,河东办事处与涟灌办事处合并成立涟东县。1950年6月,涟水县与涟东县合并为涟水县,自此涟水县的名称不再改变。

今日涟水。今日的涟水,在传承深厚传统文化的同时,正焕发新的活力与希望,继续书写属于它的时代篇章。了解“涟水”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这片土地上承载的超过2130多年的历史底蕴。

诚然,每一个地名都是一段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是一个故事。涟水县的历史变迁,正是中国千百年来沧桑巨变的一个缩影。



涟水方言家用器物用语辑考(三)

■万洪勇

锹和锨是农家挖地掘土和取土掘土的两大铁器。锹呈狭长的长方形,锹面有一点弧度,形成浅微的凹槽,锨比锹短,呈宽阔的长方形,锨面较为平整。锹和锨都安有木柄,锨柄长于锹柄。锨和锨的后端用来安装木柄的小圆筒状的部分称为“榫”。开沟、挖塘、挑河,主要用锹;挖地、铲土、平整土地,主要用锨。刨树、挖根基,窄而长的锨有优势;铲土掘土、修边剖面,宽而平的锨有优势。所以,根据锨的功用特性,涟水话把破坏别人的好事、偷偷挖别人的墙角、暗暗拆别人的台的行为称为“挖短柄锨”。锨在涟水话里有两种并行的叫法,一种叫铁锨,一种叫铁“侧”子。这个“侧”,应该是“铲”字的入声化发音,在涟水话里表示水平方向铲土或掘土。

锨和锨形状不同,功用不同,涟水人分得清清楚楚。但是,在普通话系统里,锨和锨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查《现代汉语词典》,锨、锨、铲、锹,这四种铁器的释义也是大同小异。而且很奇怪,网上竟然搜不到涟水人眼中的锨的图片,不论锨、锨、铲、锹,给出的图片形状都差不多,没有涟水人使用的那种锨。我家小孩也是锨、锨不分,都叫锨,不说锨,更不会说“铁侧子”了。

普通话里常用“锨”和“铲”,而涟水话里是不用“铲”的。即便涟水话里用到“铲”,但此铲也非彼铲,是用于表

示刷锅的器具“锅铲”的名称,也用于表示铲草、铲土、铲锅巴、铲锅贴和刷锅铲锅帮子的那个动作。

桶,也是日常器物的一个重要类别。用于盛水运水的有水桶,涟水话叫“桶量子”“水量子”。用于洗脚、擦澡、洗衣服的有脚桶、“布桶”。脚桶正圆形,较小、浅边子;“布桶”椭圆形,长而大,作用也大。洗被套、床单,脚桶往往施展不开,常会使用“布桶”。在拐磨、吊浆的时候,“布桶”可以用来接面粉、面糊和粉浆、豆浆。“布桶”还有一项重要功能,可以替代小船,帮助人们过河、捕鱼和采菱角、采水草等。“布桶”的“布”不知其本字怎么写,也可能是“布”,因为它会用来洗、泡、染大布,或许就是染坊里的一个重要器具。用于盛运粪土的有粪桶;用于夜间排泄大小便的有马桶、尿马子,“尿”发音与“虽”发音相近,尿马子又叫小马子。让小孩子骑在成年人或大孩子的脖颈上,成年人或大孩子的双手抓住小“骑士”的双手,这种背、驮小孩的方式谓之“驾尿马子”;一条腿站立,另一条腿抬起,从某人的头顶绕过,这个带有羞辱性、捉弄性的动作谓之“叉尿马子”,这里的“叉”意思是跨。家用的各种桶基本上都是木制的,制桶术语叫“箍”,如箍脚桶、箍小马子、箍桶相似,是陶制品,以前不少人家用此物。

家用器具少不了度、量、衡。度用

来量长度,量用来测容量,衡用来称重量。度器有传统的木尺,用的是市制,三市尺为一公尺,十市尺为一丈。公制尺称为“密达尺”,一般都是塑料制的硬尺,学生用的长度为20厘米的密达尺通常称为小尺。“密达”是英语单词meter(米)的汉语译音。农村丈量土地长度的量器叫“弓子”,形状像人两腿又开,顶端有个凸起的短柄,弓子两脚之间的长度为五市尺。量粮食的量器传统的有斛、斗、升、合,斗和升都是正四棱台的形状,上口小、底口大,不过,这些量器似乎在我开始记事的六十年代就已不再使用了,我没见过这些器具。但是我家里有与个斗、升形状相似只是具体而微的量器,叫“小斛斗”,容积为一升,侧面有把手,做工精细,很好玩。涟水普遍可见的柳编器具笆斗也有量器的功能。笆斗有三个规格,大号的叫笆斗或大笆斗,可装80市斤的粮食,中号的叫小挽子,能装40市斤的粮食,小号的小斗,能装20市斤的粮食。

传统的衡器有大秤、钩秤、盘秤,统称杆秤,由秤杆、秤号系、秤钩、秤砣组成,盘秤的组成多个部分,即秤盘。秤杆上星星点点的刻度叫秤花子。每杆秤的秤号系都有两道,称为头号系和二号系,使用的秤号系不同,刻度表示的重量亦不同,使用头号系可以称量的物重要远远大于二号系。衡器称量物重的限度,方言称为“打重”。如

问“这样能打多重”,答说“能打100斤”。大秤可以称量的物重当然很大了,常在交易物品的行市里使用,秤量柴柴捆子、木棍、肥猪、大麻袋盛装的货物。盘秤用来称量重量轻微的物品,如秤大饼、秤炒花生、秤豆腐、秤杏子桃子等。打重最轻微的盘秤称为戥子,专门用于称量金、银、贵重药品和香料等微量物品,其最大单位为两,最小单位为厘,分度值可达一厘,相当于四十毫克。秤杆通常用乌木制成,木质细密,感觉很重实。制秤,术语谓之“配秤”。

量酒、酱油、醋、食用油之类的液体物品,传统的量器是端子。在一个圆筒形容器边上加上一根长长的提把,一个端子就制成了。端子又称提子。端子的圆筒多为竹筒制成,也有用铁皮制作的。端子的容量按所盛物体重量分成若干型号,如二斤、一斤、半斤、一两等多种规格。商家用端子有“紧打酒,慢提油”之说,此为“生意经”。与端子配套的必有聚口。“聚口”的“口”发轻声。聚口是一种微型漏斗,是往瓶里倒液体物品的过渡性用具,通过聚口,可以将端子液体不洒不漏地倒进瓶子。需要往瓶子里倒液体物品的时候,如果没有聚口,可以把纸张糊成漏斗状替代聚口以应急。



杨海燕

在中国恢宏的建筑史上,瓦当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枚“印章”而已。

在古代,建筑屋顶有多条筒瓦(小瓦)组成屋面,其中筒瓦下端下垂部分称瓦当,俗称“瓦头”。古文“当”为底,因为瓦一块压一块,从屋脊一直排列到檐端,而带头的瓦正处在一条众瓦之底,故名瓦当。

瓦当虽微不足道,但作用却不小。由于瓦当下面是木质椽头(子),“当”可以抵挡风吹、日晒、雨淋,保护椽子免受侵蚀,延长建筑寿命。

瓦当的图案设计精美,丰富多彩,极富变化,有几何形纹、云头纹、饕餮纹、文字纹、动物纹等等,洋洋大观,为精致的中华艺术品,属于中国特有的文化艺术遗产。

我在几位古玩爱好者的家中见过云纹、四叶纹、花苞纹、虎纹、鹤纹等瓦当,被精湛的构图设计、蕴含的历史底蕴倾倒,感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就连一个小小的瓦当也呈现出精彩绝伦的艺术之美。

今年,在初识篆刻家张天龙时,他得知我在县融媒体中心上班后,亲切地和我打招呼:“多年前,我为《涟水日报》文艺版块设计过艺术图案报头,不知某某编辑还在上班不?”时过多年,当年的老编辑早已退休,不过,我为他与《涟水日报》的一段渊源感到高兴。

慢慢熟悉后,他对我展示了他的收藏品,其中,一片神树系双鹿瓦当深深吸引了我。

这个神树系双鹿瓦当直径13厘米,厚度1.6厘米,瓦当反面满麻袋纹。张天龙与之相遇时,筒瓦部分已荡然无存,留有不规则叉口,最长处1.9厘米。正面为一棵神树,居中,下部是神树三角形底座,底座上面是左右小云纹和横枝。神树主干

上端共有七组半圆形树枝,每组树枝上有数个不等小枝(树叶),最下一组左右枝头长有云纹。让画面具有动感的是神树下左右两头梅花鹿,左为一头公鹿,两条腿,一条尾巴;右为一头母鹿,肚子明显大于左边的公鹿,四条腿,一条尾巴。每头鹿脖颈下都有一根绳子系在神树上。

“鹿”古代意“禄”,神树代表“天庭”(国家),其意为只有一个家庭围绕国家、情系国家,俸禄才会取之不尽。

这片瓦当品相极佳,表面没有破损,但却有着沧桑岁月的痕迹,其设计独特,意境深远,寓意古朴,尤其双鹿造型优美,比例准确,栩栩如生,可媲美华夏著名“四灵”瓦当。

后来,我翻阅历史资料,查得神树崇拜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信仰之一,中国以及印度、北欧、希腊、罗马等地都有各自的神树与故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更是惊艳了世界,而陕西宝鸡雍城遗址发现的春秋时期树屋纹瓦当则是最早的秦文化树木纹瓦当,该写实主义图案是对现实生活的模拟。

看着这片神树系双鹿瓦当,我感叹那古老屋檐上的艺术瑰宝,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与历史的厚重,如同一幅幅凝固的画卷,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瓦当: 古建之上的艺术瑰宝